

七
絕
劍
三

卧龙生

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七

七
绝
剑
三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七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六一 打抱不平

李寒秋心中暗道：“这老人在台上施毒，实也不对，奇怪的是，台上似是无管事之人。”

付思之间，瞥见人影一闪，一个身着绿袍的中年人，突然飞上了彩台，伸手说道：“拿过来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拿什么？”

绿袍人道：“药丸。”

来此之人，大都身着劲装，穿着长衫的人已是少之又少，但这人的绿袍，其中竟是放有很多棉花，十分厚重，而那绿颜色也绿得十分刺目，这身装着，此情此景中，可算得绝无仅有了。

那白髯老人双目凝注在那绿袍人身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阁下怎么称呼？”

绿袍人道：“你要问我之名很简单，先要告诉你的名字才成。”

白髯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夫先问你，自然要你先说了。”

绿袍人道：“你虽然先问，但未必就要先答覆你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你不回答老夫之问，我又为什么要先回答你呢？”

绿袍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！那咱们两个都不用问姓名了。”

这两人一个年过古稀，那绿袍人年轻一些，也有四十以上，但两人却和小孩一般，竟然为谁先报名争执不已。

但闻那白髯老人冷冷说道：“你既不肯通上名来，那就下台去

吧！”

绿袍人怒道：“我既然上来了，如何还能再下去？”语声一顿，道：“要我下去，也可以，但你必须把解药交给在下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什么解药？”

绿袍老人道：“你给那位姑娘服下药物，自然有解药了。”

白髯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夫这药物没有解药。”

绿袍人道：“很难叫人相信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你信不信那是你的事了。”

绿袍人道：“不拿解药也成，只要你能胜得过我。”

白髯老人摇摇头，道：“要打，咱们也不能在此地打，这里有人家的台规。”

绿袍人一指河水，道：“好吧！那咱们就到河水中打吧！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到河水中打？”

绿袍人道：“不错，在河水中打最好了，要是你被在下打死，尸体就顺流而去，那也用不着找人埋葬了。”

白髯老人微微一笑道：“如是你被老夫打死呢？”

绿袍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在下水中工夫，十分熟练，就算打你不过，也可借水遁而去。”

方秀一皱眉头，低声对韩涛说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韩涛道：“看来，两人不似怀有预谋，咱们再忍耐一下。”

方秀道：“不能让他们闹得太久。”

只听绿袍人大声喝道：“别人已经等得不及，你究竟要不要拿解药出来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没有解药。”

绿袍人道：“好！那就只好要你老命了。”抬手一拳，捣了过去。

白髯老人仍然站在原地不动，右手一举，封挡开那绿袍人拳势。

绿袍人冷笑一声，展开了一阵快速绝伦的攻势，双掌连环劈出，拳势掌风也一招强过一招。

那白髯老人仍是站在原地不动，双手挥挡，竟把那绿袍人的攻

势，完全封架开去。

奇怪的是，那白髯老人仍然和紫梅动手一般，不肯还手，完全采的守势。

那绿袍人拳势越来越猛，片刻间连攻了二十余招。

但竟然全被那白髯老人封挡开去。

绿袍人收拳而退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为何不反击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老夫只守不攻，你就无法对付老夫，如要老夫反击，你岂不很快就要落败了么？”

绿袍人道：“你把这年纪，不肯反击，如被在下施展毒药，取了你的性命，不能怪在下手段毒辣，在下已先行把话说明了。”

白髯老人冷笑道：“你试试看吧！”

绿袍人大声喝道：“小心了。”突然一扬右手，击了过去。

那白髯老人右手抓出，直指那绿袍人的脉穴，封住了那绿袍人的掌势。

他这封穴之法，似是特有专长，常常逼得人掌力无法用出。

只见绿袍人袖口中绿芒一闪，一道绿焰，激射而出。

白髯老人突然惨叫一声，飞身下台，满地翻滚起来。

原来那绿焰力道强烈异常，绿焰闪动，已烧着了白髯老人的衣服。

那白髯老人似是甚有经验，立时翻滚灭火，幸是他反应灵快，动作奇速，但身上衣服，已被烧损数处，颔下白髯，也被烧去大半，形状狼狈不堪。

绿袍人冷冷说道：“如非在下手留余地，你纵然及时翻滚，也是一样的要被毒火烧死。”

白髯老人怒道：“咱们在比试拳掌，阁下施放毒火，那是有违台规了。”

绿袍人道：“我已再三警告你，但你执迷不悟，那是自讨苦吃了。”

白髯老人口中虽然强硬，但心中却十分畏惧，不敢再轻易登上台去。反而望着彩台高声说道：“管执台规的，是哪一位？”

只见那胖妇人缓缓行了出来，道：“阁下有何见教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你们这花台，公诸天下的是由十二位女台主主持其事，凡是登台之人，都是与女台主比试？”

胖妇人笑道：“不错，你这位大哥，把我们台规记得很熟啊！”

白髯老人一指那绿袍人，道：“但这人却破坏了你的台规，他不向台主挑战，却对老夫出手，而且施展袖藏毒火，实非君子行径。”

胖妇人接道：“阁下的意思是……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他这等不守规矩，那是存心藐视你这位台主了。”

胖妇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身素来不受讽刺，你如有什么事，还是心平气和地说吧！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他扰乱你们的台规，你们就放手不管么？”

绿袍人接道：“你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竟敢使用毒药，而且强行迫人服下，在下心中不平，才上来教训你一頓。”

胖妇人冷冷接道：“你的行动，虽然出于正义，但却犯了我们的台规。”

绿袍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犯了又怎么样？”

胖妇人道：“我们台规上订得明白，扰我台规者，轻则予以拘囚，花会完后，再行释放，重则当场搏杀，以儆效尤。”

绿袍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什么人执行此规，搏杀在下？”

胖妇人道：“那要量才遣人了，阁下武功高强，咱们就遣派高手对付阁下，如是阁下的武功有限，我们自也不会派出第一流的高手了。”

绿袍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想不利在下一片好心，却招来如此一场麻烦。”

胖妇人道：“阁下是好人不错，但你犯了台规，老身既然主持其事，岂能不管。”

绿袍人怒道：“管又怎样？”

胖妇人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别太冲动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阁下要三思而行。”

绿袍人道：“三思什么？”

胖妇人道：“如是阁下肯遵守我们台规，那就请束手就缚，咱们决不会伤害阁下。”

绿袍人心中怒极，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在下如是不遵守呢？”

胖妇人道：“为了执行台规，说不定只好下令动强了。”

绿袍人道：“就是夫人么？”

胖妇人道：“还用不着老身亲自出手。”突然举手，高声接道：“护法人在？”

只听数声相应，后台中，奔出了两男两女。

那两个男的全都穿着一身黑色的劲装，背上斜插单刀，女的着玄色疾服，背插长剑。

绿袍人目光转动，只见那两个男的，约有三十四五，女的约有二十八九的年纪，这四人目光如电，两面太阳穴高高突起，一望之下，就认出是内外兼修的高手。

细看四人面貌，却都又是素不相识的人，心中暗暗惊骇，忖道：“不知这些人都是由何处而来？”

只听那胖妇人道：“阁下想好了没有？”

绿袍人道：“想好了。”

胖妇人道：“那很好，阁下是束手就缚呢？还是要我们出手？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有一件事，老身必得先作说明，那就是执法不是比武，用不着一个个动手，他们四人一出手，就是合力而搏。你如要打，必得有着胜了他们四个人的信心才成。”

绿袍人冷冷说道：“就算他们四人要一齐出手，在下也不愿束手就缚。”

胖妇人道：“好，阁下请亮兵刃吧！”语声一顿，道：“这位绿衣客人的袖中藏有毒火，你们动手时要小心一些才是。”

那两男两女，同时应了一声，立时拔出兵刃，布成了合围之势。

胖妇人高声说道：“兵刃无眼，如要动手，只怕要有伤亡，此刻，阁下还来得及……”

绿袍人怒声接道：“你要他们出手就是。”

胖妇人道：“老身已然相劝阁下，阁下执意不听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。”

这几句话的声音甚高，似是有意要全场人全都听到。

绿袍人目光转动，看四个环围在自己身侧的男女，个个运气以待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四人武功不弱，既是一定要打了，也不能让他们占去先机。”

心中念头，右手一扬，拍出一掌。

一股掌风，直向一个执刀大汉，劈了过去。

那执刀大汉疾退两步，闪让开去，但另一个大汉，却及时而上，劈出一刀。

两个执剑女子，也同时发动，双剑由左右刺了过来。

绿袍人击出一掌，招来了三面攻势，被逼向一侧空隙闪去。

李寒秋心中暗道：“这绿袍人难道未带兵刃么？四个人既然亮了兵刃攻他，何以他还不肯施用兵刃呢？”

只见那绿袍人双手一抖，两道袖口中同时飞出了一道绿色火焰，口中喝道：“诸位要小心在下的袖藏毒火。”

他用这毒火，烧伤了那白髯老人，在场群众，都是亲眼所见，人人都知他那袖藏毒火的厉害。

是以，他双袖打出两道绿色火焰之后，所有围攻他的两男两女，立时向后退去，各舞刀剑护身。

那绿袍人两道绿焰，已打出一丈开外的彩台木柱之上，那木柱立时熊熊燃烧起来。

胖妇人已退在后台口处观战，眼看那木柱燃烧起来，不禁怒声喝道：“你敢火烧彩台，当真是可恶极了！”

绿袍人双袖扬动，把四个又向身前逼近的男女惊退，笑道：“有何不可……”

语声未了，突然一裂嘴，惨叫一声，身子向前栽去。

两男两女，分执刀剑，向前冲去，却为那胖妇人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四人同时停下脚步，回顾了那胖妇人一眼。

只听那胖妇人冷冷说道：“快收起兵刃，抬这位兄台到后面大夫室中，仔细查看他的伤势，全力施救。”

四人应了一声，抬起那绿袍人行入了后台之中。

这时，那木柱上燃烧的火焰，也同时为人扑灭。

台下之人，只瞧到那绿袍人倒摔地下，却未瞧出他是如何受伤。

连那坐在前排的李寒秋也未瞧出来绿袍人如何受伤，何人所伤，伤在何处，忍不住低声对雷飞道：“那绿袍人，可是伤在那胖妇人的手中么？”

哪知雷飞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个么，我也未看清楚。”

他回答之言，故意比那李寒秋声音大了甚多，似是有意让人听到。

李寒秋知他别有用心，但却不知他用心何在，当下也未再问。

只见金陵方秀转过头来，低声对李寒秋道：“那绿袍人善用毒火，只怕也是伤在暗器之下。”

李寒秋微微颌首，还未来得及答话，雷飞却抢先说道：“多承指教。”

方秀也不再解说，微微一笑，回过头去。

只见那胖妇人行到台前，欠身说道：“那位穿绿袍的仁兄，是仁人侠士，为台主被迫服毒事，心抱不平，我和紫梅姑娘，都对他感激万端，但他犯了我们的台规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不论何人，都不能横加干涉台上比武的事，以昭大公，现在比武的事，继续下去。”语声微顿，回顾了后台一眼，接道：“该轮哪一位女儿啦！快请出来，诚然是到会高人多得出了我们意料之外，但咱们既然摆下了这座花擂，那就不能示弱，必得死而后已。”

六二 同命鸳鸯

语声甫落，只见彩帘启动，一个全身黄衣，艳丽夺目的少女，缓缓走了出来。

李寒秋抬头看去，只见那黄衣少女，比起前面六位女台主，似是美了很多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是了，这些女台主，不但武功一个高过一个，而且也是一个比一个美貌。”

那胖妇人眼看黄衣女行到台前之后，悄然退入后台。

李寒秋心中暗道：“经过这一番凶险的波折之后，不知还有什么人胆敢登台和那些女台主动手，但这少女的美丽，实也是极为少见，动人异常。”

心中念头还未息去，那黄衣少女还未讲话，已见人影一闪，一个身着黑色劲装的年轻人，已跃上彩台。

那少年生得十分俊美，剑眉星目，猿臂蜂腰，年约二十三、四。

只见他神态从容，满脸微笑，一抱拳，道：“姑娘芳名？”

黄衣少女抬头打量了那少年一眼，盈盈一笑，道：“贱妾玉薇，阁下怎么称呼？”

李寒秋心中暗道：“如若那方秀旨在使用美色，这秦淮花会，可算得十分成功。”

只见那黑衣少年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张思楼，名不见经传，倒叫姑娘见笑了。”

玉薇低声吟道：“张思楼，张思楼……”

显然，她想从记忆中找出这个名字，但她却失望了。

张思楼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姑娘不会想得出来，在下也未准备登台献丑。”

玉薇笑道：“此刻，阁下又为何改变了心思呢？”

张思楼道：“因为姑娘生得太动人了。”

玉薇道：“夸奖了。”

张思楼轻轻咳了一声道：“台有台规，在下也不想和姑娘多谈无用的事，咱们是要比试掌法呢？还是比试兵刃？”

玉薇道：“悉凭张大英雄之便。”

张思楼道：“兵刃太凶险，在下想和姑娘比试掌法。”

玉薇道：“好！张兄请出手吧！”

她忽然称叫张兄，听得张思楼也不禁为之一怔。

张思楼知她不会抢先出手，当下一抬左掌，道：“姑娘小心了。”唰的一掌，劈了出去。

玉薇右手一抬，食中二指，指向张思楼劈出掌势的脉穴，迫得张思楼自动收回掌势。

张思楼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手法。”双掌一错，一先一后攻了出去。

玉薇娇躯一侧，避过掌势，道：“你的掌法也很凌厉。”

说话之中，挥掌反击。

只见掌影错落，展开反击，刹时间，连攻出十四五掌。

张思楼硬封硬挡，寸步未移地把玉薇掌势封开。

这时，台下观战之人，个个都瞧出了玉薇姑娘的武功，似是比从前几位强了很多，但那张思楼的武功，也可列入武林中一流高手。

李寒秋心中大为惊奇，暗道：“看来，参与这秦淮花会的高人，果是不少。”

但闻玉薇娇声说道：“张兄小心了，贱妾要全力施攻了。”

张思楼微笑说道：“姑娘尽管施展。”

玉薇掌法一变，展开凌厉绝伦的攻势，只见掌影翻飞，绵连不绝

地攻了过去。

张思楼一面防守，一面也展开了反击。

只见人影流动，满台飞滚，已然无法分出两人身形。

激斗中，突闻长啸和娇叱同起，两条人影，霍然分开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张思楼双掌平胸，肃然而立。

那位玉薇姑娘却用右手抱着左手，站在一侧，脸上是一片痛苦之色。

显然，那玉薇左手受了重伤，但不知她伤在何处，如何被人击伤。

只听那张思楼缓缓说道：“姑娘要认败么？”

玉薇缓缓说道：“张兄武功高强，贱妾不是敌手。”

张思楼突然望着内台，高声说道：“哪位能够作得主的，请出来答话。”

只见那位胖胖的女人，缓步行了出来，道：“台端有何见教？”

张思楼道：“在下胜了，这位姑娘就为我所有，不管我作妻作妾，是么？”

胖妇人道：“不错，不过……”

张思楼道：“这位姑娘左手受了重伤，如若不及时医治，只怕要落个残废，因此，在下想将这位姑娘带走，疗治她的左手。”

胖妇人缓缓说道：“你胜了她，她确已为你所有，不过，还要举行过一个仪式之后才能算正式为你所有，归你带走。”

张思楼道：“在下请出夫人，就是要商量一番，情形特殊，希望夫人能够破格通融。”

胖妇人摇摇头，道：“阁下虽然是一片好心，但碍于台规，老身也无法答应。”

张思楼脸色一变，道：“那是说，你们宁肯要她残废，也不愿答应让在下带走了？”

胖妇人道：“我们这里请有名医数人，只要你能疗治好的伤势，老身相信，我们都能救得。”

张思楼道：“夫人不要忘记一件事，这位姑娘是在下所伤。”

胖妇人道：“阁下也不要忘记一件事，这订下的台规，凡是参与秦准花会，登台比武的人，都该遵守。”

张思楼道：“我想在场之人，定有比你身份更高的人物。”

胖妇人道：“阁下有什么事？”

张思楼道：“我是想找一个能够作得主的人谈，免得浪费唇舌。”

胖妇人道：“老身……”语音一顿，道：“诚然，这会场之中，身份高过我的人不少，但他们都是清高人物，不管俗凡事务，此地之事，全交由老身作主。”

张思楼道：“那是说夫人答应了，她们就要从命，事情就算办妥。”

胖妇人道：“如是老身答应了，他们自然从我之命，不过，凡是不合台规的事，老身是不会答应。”

张思楼望了玉薇一眼，只见她站在彩台一角，低垂螭首，默然不语，当下说道：“如若在下一一定要把这位姑娘立刻带走，不知要如何才成？”

胖妇人道：“你如是真的喜爱她，为何不肯多等几日呢？”

张思楼神色肃然地说道：“你还没有正式答覆在下之言。”

胖妇人也冷冷说道：“老身不解，你为何要甘冒违背台规之举，非带走玉薇姑娘不可？”

张思楼道：“好，待在下说出理由，因为在下无暇在此多留，不能参加你们大婚典礼，这位玉薇姑娘既已属我所有，在下带走，又有何不可呢？”

胖妇人道：“照常情而论，本也原无不可，不过，台规既然有此规定，老身自当遵守，而且登台比武之人，都得一体遵照，没有规矩，难成方圆，还望阁下原谅。”

张思楼冷冷说道：“台规是你订立，在下事先并未同意，你们遵守，那是应该，但在下似乎是不一定要遵守吧？”

胖妇人道：“你不肯遵守台规，那是诚心和我们过不去了。”

张思楼道：“夫人为什么不说，是你故意刁难在下呢？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想来，你们总有一个解决之法。”

胖妇人冷冷说道：“只有一个办法。”

张思楼道：“好，你说出来，不论什么办法，只要有法子就成。”

胖妇人道：“阁下只有闯出去。”

张思楼道：“闯出这秦淮花会现场？”

胖妇人道：“不错，离开了这花会场地之后，就无人再管你了。”

张思楼道：“那很好，不知由此闯出会场，要经过几道埋伏？”

胖妇人道：“没有埋伏。”

张思楼道：“这么容易么？”

胖妇人道：“凡是守护这花会之人，都是你的敌人，他们可能排成一座人山，阻拦阁下。”

张思楼道：“那是说，这花会场上的守护之人很多了？”

胖妇人道：“老身不知详情，但约略地说来总在百位以上。”

张思楼道：“那是说你们动手之时，不分层次，不计手段，兵刃暗器，任凭施展了？”

胖妇人道：“大概是这样吧！不过，老身还要提醒你一件事。”

张思楼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胖妇人道：“如是玉薇姑娘答允跟你走了，她一样也遭群豪围攻，不管能否闯得出去，玉薇姑娘闯过这围攻的希望，那是少之又少，她如自知无望闯过，不允随你同行，岂不是扫了阁下之兴么？”

张思楼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在下先要说服玉薇姑娘了。”脸色一整，缓缓说道：“不过，在下劝说玉薇姑娘时，希望你们不要从中作梗多言。”

胖妇人道：“好吧！老身袖手旁观就是。”

张思楼缓步行到玉薇身前，神情庄严地说道：“姑娘已是在下的人，就是走遍天涯海角，上刀山下油锅，咱们也应该生死与共，是么？”

玉薇抬头望了张思楼一眼，默然不语。

张思楼缓缓伸出手去，握住了玉薇的右手。

玉薇脸色一红，低声说道：“稳重些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岂可这等轻浮。”

张思楼笑道：“在下先替玉薇姑娘治好伤势，姑娘请伸过左手。”

玉薇不再多言，缓缓伸出左手。

张思楼接过玉薇左手，双指一错，接上了玉薇断骨。

原来，玉薇两个指头，被张思楼发掌击断。

玉薇摇挥了一下左手，低声说道：“多谢张兄。”

张思楼道：“不用谢了，咱们要闯出重重拦截，不知姑娘是否有此勇气？”

玉薇道：“张兄，为什么不能多等上三五日呢？”

张思楼道：“不能等。”

玉薇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张思楼道：“因为在下已和两位友人约好，决不能延误了会晤之期，还有为了你。”

玉薇道：“我？”

张思楼低声说道：“只有带你离开此地，你才能真正自由。”

玉薇抬起头来，望了张思楼一眼，道：“你要……”

张思楼接道：“此时此地，咱们还不宜谈得太多，一句话，我如无心，岂肯冒险带你离此，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是，你是否有勇气跟我离开此地？”

玉薇道：“你心中有把握么？”

张思楼道：“自然是有把握了。”

玉薇道：“好！我跟你走。”

张思楼目光转到那胖女人的脸上，肃然说道：“夫人听到了么？玉薇姑娘已答允跟在下在了。”

胖女人道：“好吧！两位既然要走，我也无法劝留，两位要多多保重。”

张思楼道：“不劳费心……”目光一掠玉薇，接道：“姑娘请选一件合手的兵刃，咱们这一番破围而出，只怕要引起一场很激烈的搏斗。”

玉薇别过脸去，选了一柄长剑，始终不敢瞧那胖妇人一眼。

只听那胖妇人冷冷说道：“孩子，你要小心，别要被人家骗了。”

玉薇一欠身，道：“多谢姨娘关心，薇儿就此告别了。”

胖妇人目光转到张思楼身上，道：“你要走，也该早些走了，我们还要继续比试。”

张思楼纵身跃下彩台，目光一转，只见彩台下数百道眼睛，一齐盯注在自己身上。

玉薇紧随在张思楼身后跃下，低声说道：“张郎，由东面闯。”

张思楼点点头，绕过彩台，向东面行去。

李寒秋只看得心中大为奇怪，暗道：“天下之大，当真是无奇不有，那张思楼生得英俊动人，何处不可求得娇妻，为何定要冒重重危险，带那玉薇离此？”

只听胖妇人高声说道：“十二美女，已去其七，不过，这十二位越在后面越美，诸位如是不信，不妨拭目以观，当知老身所言非虚。”

语音甫落，一个身着粉红裙衫的少女，缓步行了出来。

那胖妇人见有人出场，立时退向后台。

这出台的姑娘，除了美丽，使人眼睛一亮之外，那一身衣着，也使人大感奇怪。

原来，前面出场少女，大都穿着劲装，但这粉红衣着的姑娘，却穿着裙衫，哪里似是比武而来，简直是盛装赴宴。

只见她莲步姗姗地行到台中，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贱妾凤薇，哪一位不吝高招，登台赐教。”

言罢，微微一笑，露出一排整齐的贝牙，缓缓退后五步。

她特殊的衣着，加上那焕发的容光，比起那清丽的玉薇姑娘，似尤多几分动人的风韵。

李寒秋一面留神台上，一面却暗中留神那位江南双侠的举动。

只见那方秀和韩涛似是极为注意走去的张思楼和玉薇，不时向东方瞧着。

那张思楼和玉薇，去如黄鹤，既不见和人动手，也未听呼喝之声传来，似是两人顺利地离开了花场。

李寒秋从江南双侠不时投顾两人去向，瞧出了江南双侠内心似

是有着很大的不安，只因场中高手甚多，不便立刻有所行动。

只听风薇清脆的声音，由台上传了下来，道：“可是因为贱妾生得太丑，诸位都不屑登台和贱妾动手么？”